

存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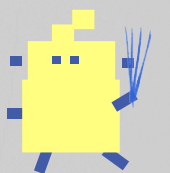
loading...



作家的 童年記憶

甘耀明 × 張維中 × 梁廷毓

回到小時候的祕密基地，記憶如光點流轉，鮮明如初。
靈光乍現間，未來的作家回首，看見……



Saving...





存入，作家的童年記憶 - 甘耀明

【竹林幽怪】

說起甘耀明，腦中總會浮現一片蒼鬱。

苗栗獅潭的山是他的創作泉源，也是難忘的兒時樂園。1970年代，山頭的竹林是孩子們的冒險場，那是一個鐵牛車奔馳、伐竹聲喧，還有伯公與鬼怪穿梭的魔幻世界。當山風吹過，竹葉沙沙作響——是不是林間工人在和竹篙鬼說著悄悄話？

來聽一個故事吧！一起走進甘耀明的山。



甘耀明

苗栗客家人，小說家。畢業於東海大學中國語文學系、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，為臺灣新鄉土與客家文學的代表作家，小說曾改編為電視單元劇、漫畫、兒少讀物等。作品常融合客家語、歷史文化、民間傳說，遊走人與鬼的疆界，書寫認同與成長，再撒上一把瘋狂的想像力，創造魔幻寫實的迷人世界，充滿趣味與張力。

獲獎經歷

第16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、93年度九歌年度小說選小說首獎、第36屆吳濁流文學獎、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、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、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、獲選「小說引力：華文國際互聯平台2001~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」、第40、46屆金鼎獎、第6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。入選2017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書單、Openbook好書獎、第9屆聯合報文學大獎、第9屆紅樓夢獎首獎。

短篇小說集

- 《神祕列車》
- 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》
- 《喪禮上的故事》

長篇小說

- 《殺鬼》
- 《邦查女孩》
- 《冬將軍來的夏天》
- 《成為真正的人》

李崇建 X 甘耀明

- 《沒有圍牆的學校》
- 《對話的力量》
- 《閱讀深動力》
- 《薩提爾的守護之心》
- 故事想想：《透明人》
- 故事想想：《藍眼叔叔》

文學改編：音樂專輯

- 《笑笑仔世界》
- 《囍鬼》

文學改編：兒童文學

- 《微笑老姐》
- 《囍囍仔》



【竹林幽怪】

邀稿 | 甘耀明

爬完十八個石階便來到伯公廟，廟後頭的山脈連綿，遍撒竹子。這是我童年對山林的記憶，海濤竹林，落影斑駁，風來呼呼齊鳴，彷彿妖怪有聲。竹林是我的遊戲場域，怎麼玩都盡興，我愛用麻竹的大型竹籐當滑板，順著堆壘的落葉下滑，時光很快消磨，記憶盈滿。

靠海吃海，靠山吃山，苗栗客家人的山林經濟，隨時代遞嬗。我父親說他那時代滿山打開（過度開墾），種植香茅，煉油外銷。我的時代，竹林經濟雖來到強弩之末，但餘波仍風華猶存，只要幾甲竹林的收穫，足以安頓一家大小。可想那種盛況是，我小時候常看見載竹子的鐵牛車，嘶吼引擎，怒噴濃煙，奔馳在彎曲臺三線，超出車尾的竹尖會綁上一根紅線，提醒後車。我們被告誡騎機車不要跟太貼，要是載竹貨車急煞，後車反應不及，會被剝成滿地的紅番薯籤，宛如掉入地獄劍山。

我常駐足路邊，看鐵牛車堆起竹子，車子兩側綁竹篙，增高車斗容量，堆滿竹網後仍繼續往上堆，這時需要技巧：兩個工人站在車輛同側，將一網竹子奮力往上拋，拋到拋物線頂端時，竹網進入無重力狀態似，由站在竹堆上的那個人輕鬆抓進車斗，整齊堆好，神乎其技。



比起運送之途的竹子，我喜歡它們在山林的模樣，竹姿筆直，綠靈靈，用自己身段活著，不爭芳華不爭香，以龐大群體博得視覺美感。童年的我，尚未建立美學，不識萬物俊美、不知文化深博，單憑好玩有趣，便決定這件事跟我的關係深淺。伯公廟後頭的那幾座山頭綿互，是我的遊戲區，揹著傳統三色編織的茄芷袋，前去拗竹筍、撿竹殼，這好玩的事不外乎有附加效益，因為做完後下山，大人在路過的雜貨店會買零食給我。

摘桂竹筍是春季活動，竹筍較重，三兩下一袋，俐索的大人就地剝竹殼，在靠近筍尖處下刀，不要砍斷，抓住筍尖，以食指當支撐，用另一手轉動，竹筍便能快速從砍口捲殼脫出，一股筍香瀰漫。這件活我不喜歡，食指會痛。至於撿竹殼尚可，我喜歡撿漂亮、價格較高的，這種竹子生長於溪溝或山頂的貧

瘠地，竹瘦，竹籐偏淡色，琥珀花紋異常鮮明，常用於製作斗笠。大人卻以危險為由，不讓我到這些地方。

竹林是充滿危險的地方，有些傳說我至今仍記得。竹篙鬼最有名，鬼怪會寄生在倒落的竹子，看似無害，也不知附身在哪根，也不知你跨到第幾根，倒竹這才風火霹靂地彈起來，往胯下揮劈，甚麼寶貝都破殼了。這傳說應該是跟山林意外有關，倒竹有細竹枝支撐，不是伏貼在地上，又不容易注意到，稍不注意會被絆倒。或是踩到倒竹，竹皮較滑，容易跌倒受傷。竹篙鬼的傳說或許來自於掉以輕心的受傷。

砍剩的竹頭也很危險。竹子三到四年便成材，可以砍伐利用，我滿喜歡看工人伐竹，拿著厚背柴刀，往竹莖下方狠狠用力下一刀，再從另一側砍兩刀，高聲吆喝注意，竹子便應聲倒地，順勢

“竹林是充滿危險的地方，
有些傳說我至今仍記得。”





砍去竹枝，光裸的竹子便能無礙地滑到下方的集材處。砍竹子的力道要夠，不能三心兩意，力量大能刺激地莖來年長新筍。疏伐之後的林相是最美的，疏朗有致，流風爽颯，真的好美。現今有些著名的竹林打卡聖地，在山徑兩側綁竹篙當欄杆，形成美景，竹林卻沒疏伐，過於擁擠，缺少層次感。竹子不怕砍，砍了仍源源生長，但是砍剩的竹頭較危險。

竹頭刺像是機關，開著口，這一墩，那一棵，有時裡頭積水，青蛙蹲踞，猛然往你跳來，也頗嚇人。然而比較危險的是，走在竹林坡，稍不注意滑倒，就是撲向竹頭尖矛，少不了換來傷口。即便如此，竹林仍是我的遊戲場，我最愛玩溜下坡，麻竹籐雖然是免費滑板，但是密生的棕色絨毛要是沒刷乾淨，會穿過褲子引起過敏，用尼龍編織的茄芷袋套住屁股，摩擦力小，順著落葉坡下滑，這遊戲可以玩到滿身汗水。

竹林可以抓筍姑當玩具。這種臺灣最大的象鼻蟲，幼蟲寄生在竹筍裡，取出可

以炸來吃；深褐色成蟲習於趴在竹筍頂端，猛然搖竹令受驚的牠們掉下。抓到後要果決地折斷牠們的尖銳附肢，不然會被勾傷手，再用線綁住長長的蟲鼻，讓牠們飛翔，振翅起風，可當電扇。筍姑可以烤來吃，肉寡酥脆，對於童年零食匱乏的我來說，聊勝於無。

我樂衷在竹林溜滑梯或抓筍姑，有次記憶極為深刻，不知是我走離，還是阿婆走遠，我回頭看，她不見了，喊了多次得不到回應，再玩下去也沒有興致，我甚是著急。竹林深似海，尋尋覓覓，氣氛令我越來越不安，好像我把阿婆搞丟了似的，非得要找出來，忽然我看她在前方的竹林裡，喊了數次，她卻動也不動地站著。我腦海飄來陰霾，她中邪了。

客語的中邪，叫撞到神頭、煞著之類，苗栗山區的說法是「巴頭」。相傳原住民會在自己的農作物或物品下咒，謂之巴頭術，外人偷取碰到，瞬間觸電般僵在原地，動也不動，亦無法張口呼應，非得等待原住民來解咒才行。在原漢曾經激烈衝突的

地區，盛行這巫術傳說，是竹篙鬼、竹頭刺之外的更恐怖傳說。我小時候聽了半信半疑，深恐是真的，要是有可疑的東西，不敢去碰，先用木棍撥動數下讓原住民留下的咒語電量流掉。

沒有人告訴我如何解咒，我不斷喊阿婆妳快醒、快動，她照樣僵死。我心跳加快，額頭凝著汗水，十分著急，無計可施時，想起了快去伯公廟搬救兵。我把屁股裝進茄芷袋，往山下滑去，撞到了幾根竹頭刺，接著跑下一串階梯，終於到了伯公廟。我沒有請過神，但是這時候認為只要虔心祝禱，便能得到力量。請完神，我奪走了香爐的幾根香跑回去，一串階梯之後，是無止盡的枯黃落葉坡，我跨過幾根倒竹，不考慮會不會受傷，最後回到原處，我慢慢趨前，拿著香炷要幫僵住的阿婆導電，破除巫術。

請神果然能增加勇氣，步步為營地前行，我非常靠近阿婆了，使我看清楚狀況，阿婆瞬間煙散，已非阿婆了，它只是

錯落竹影與灌木叢的陰影疊加，所造成的疑影，從遠方看來更像。那不是阿婆，只是陰影，我對竹林的恐懼冰釋，它恢復到清風流動的狀態，隨風款擺，竹海悠活。我氣力用盡，坐在原地不動，最後是阿婆走來拍了我的肩膀。她說我中了巴頭，在很遠的地方叫都不回應，她有點嚇到，而且看我臉上掛著淚水，肯定撞到神頭，待會去跟伯公拜拜。

我的臉上留下紅胭脂，那是我抓香腳沾到染料，用手擦淚才造成。這使我更像紅臉小妖，阿婆看了忍俊不已，回程多買了糖果賞我。我沿著山徑回到臺三線的雜貨店，買來的糖果是壓驚良藥，我吃了就好，活力滿滿地回望大山，晴空朗朗，山稜層層，雞毛禱似的竹叢把大地染成一派飽滿的翠潤，我看不出那座令我有妖物懸念的竹林在哪，它是山，無聲無息活成為大地上的微微弧線，彷彿巨妖的大肚皮，容納了我許多記憶。竹林、春風與妖物，發出幽微聲呼喚我，它們不只活在山裡，亦活躍在我往後的小說與腦海裡了。

“它們不只活在山裡，亦活躍在我往後的小說與腦海裡了。”

